**圆桌派第一季第18集**

**逆袭：老男孩的《小苹果》怎么就火了**

[圆桌派 第一季](https://v.youku.com/v_nextstage/id_66ba2c36920211e6b9bb.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Program_1.dtitle" \t "https://so.youku.com/search_video/_blank)

文化 · 2016 · 中国

主持人：窦文涛

简介：《圆桌派》是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打造的全新“活色生香”聊天真人秀节目，延续不“装”的窦式主持风格，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立足网络，开启全新的“谈论+互动”节目模式，场景多变，嘉宾流动。

**嘉宾：窦文涛、马未都、梁文道、肖央**

窦文涛：今儿我为了欢迎咱们肖央哥哥，我给你上一炉香，（梁文道：哥哥），哥哥，对，见人就叫哥哥。

肖央：上一炷香感觉得上一辈的人。

众人：哈哈哈哈。

窦文涛：这照马爷讲，这插香这是祭奠的。

肖央：对。

窦文涛：千万别见外，就当自己朋友家里一样，我们俩是老乡，他承德的，我石家庄的，对吧。

肖央：对，刚刚我们聊天很熟。

窦文涛：对，但是这肖央人家这奋斗史，跟我这差，比我强太多了。

肖央：没有没有。

梁文道：你不也是一番经历血与汗的奋斗吗？

窦文涛：我要是血与汗呐，那他就是生与命，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是特幸运的，就是一辈子没受过太大罪，小学中学大学对吧，这个父母也没离婚。

肖央：我父母们目前还没离呢也，也还是白头偕老了。

窦文涛：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人间疾苦这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上学的时候没离开过校园，工作了都是国家单位，电台、电视台，对吧，一路就是咱也没什么野心，混到现在衣食温饱，所以呢。

肖央：太谦虚，你这还叫衣食温饱，赶紧查查窦老师的房产。

马未都：所以就不知民间疾苦。

窦文涛：我要了解疾苦，我就看他的奋斗史，你知道这个肖央，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你说我虽然不知人间疾苦，我当时看那个《老男孩》，你知道我也哭了，我也看哭了，就是。

梁文道：但是你不要相信他，他《变形金刚》都看哭的。

窦文涛：哎，你别给我揭底儿啊。

肖央：是吗，那这太多愁善感了。

梁文道：他不晓得为什么，什么都看哭了，《蜘蛛侠》也哭。

窦文涛：文道说我这个哭，是一种病理现象。

梁文道：他是病理，他是有病。

窦文涛：也不是，这是真是很感动，但是我后来知道他怎么拍的，说他每一天都濒临崩溃。

肖央：那倒是。

窦文涛：我就说他们拍，拍《老男孩》的时候，我觉得最逗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什么呢，拍一场火锅戏，拍完了之后，剧组全体一氧化碳中毒。

肖央：对，您知道这事。

窦文涛：我知道这事。

梁文道：我也听说过，这是为什么？

肖央：就是其实比这房间还小一个屋，然后大概有个20多个人得，然后那个火锅，他怕它着得太那个、太过了，就有人给压了一块石头在上面，不拍的时候压块石头，拍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走，那你压块石头它就不充分燃烧了，然后所有人都就觉得怎么头，我当时就人生头没那么疼过，就扎着从里边往外疼，然后就是一会儿就得就是透口气（梁文道：基本上是个集体自杀的意思），对，一会儿出去透口气，然后开个窗户什么的，拍完了我一下去，我跟我们那美术说，美术说你们刚才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我说你这么大事，那你怎么当时不提醒一下啊，我说你什么情况？

梁文道：你们那时候为什么天天都弄得好像很崩溃，那是钱不够是不是？

肖央：就是钱不够。

梁文道：你们钱就是优酷投资的嘛，这个优酷太不像话了，就是。

窦文涛：这是优酷，优酷。

肖央：实在钱太少了。

梁文道:这是优酷。

肖央：那我就不多说了，这事。

梁文道：没事没事多说，我们最爱听。

窦文涛：做个节目自个儿不掏钱，都得找个那个酒瓶子放在这儿。

马未都：你知道这个所有的拍电影，都有资金问题，全世界大片也有，不是说大片就没有，大片也捉襟见肘，只不过就是你碰上那牛逼的导演丫不理你，反正你要上去下不来，你就拍呗，拍片是一个集体性的这种活动，崩溃是正常的。

肖央：我那会儿是因为他就给10万块钱，你想想10万块钱怎么拍戏？

窦文涛：拍了个《老男孩》。

肖央：然后而且后来我写剧本给写长了，我就发现十万块钱不够了，不够了呢，当时是优酷和中影一块儿来做这件事，然后我说我能不能就是我拉一点投资，因为我要拍40分钟。

窦文涛：对啊，拉赞助嘛。

肖央：对，然后他说你不行、不可以，说因为所有人都拍10分钟，你不能拍40分钟，然后后来我就等不起了，等不起了，后来我就自己，我就因为实在太想拍了，我就自己开机了，也没有钱，然后我基本上都是自己花的钱，然后就超支了，我那会儿刚刚大学毕业，刚拍了几年广告，毕业了5年那时候攒了点钱，攒点儿钱也不能那么花呀，拍戏每一天出去好几万，一天出去好几万，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戏拍完，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挺崩溃。

窦文涛：他那个筷子兄弟，那个什么王太利（肖央：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拍电影挺有意思的，说他在跳一个什么迈克尔·杰克逊那个舞，突然间后面这假发着了，自燃了。

肖央：自燃了自燃了，就是那劣等假发，它那个灯呢烤着下边，我一看跟着，我俩正对戏呢正聊天呢，一看怎么就冒烟了后面。

众人：哈哈哈哈。

窦文涛：所以我今天请他来，主要是比惨对吧。

梁文道：这个好，这个好，我喜欢。

窦文涛：不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我就说我不了解人间疾苦对吧，但是呢，现我现在特别佩服一种人，就是像筷子兄弟这种，还有中国现在很多人，就是我现在觉得，你要知道，比如说网友们或者广大网友们他们喜欢什么，你还能弄出来，我觉得这是个特殊的嗅觉和本事，你就比如说你看，现在都有这个数据，像我们这个圆桌派一弄，我就会发现，你一数据你知道呢，比方说你才知道，哦，比如说我原来想着我这个节目呢，是给这个25岁到40岁的人看的，可是一数据一出来，实际上点击最多的就是上网的人群，最多的是17岁到25岁，所以我就觉得你像他们。

肖央：《圆桌派》17岁也看。

窦文涛：不是，这个本身就说明上网的人。

肖央：对，他这个人群。

窦文涛：这个人群。

梁文道：看网络视频的人群。

肖央：对对对对。

窦文涛：你说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你们能做出这样的《小苹果》这样的歌，能拍出这个《老男孩》，是因为你们就懂点儿这个，就知道弄点儿什么，某一类的人就爱看。

肖央：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出发点的问题，就是因为就是我以前。

窦文涛：个人经历。

肖央：不，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以前也学画画嘛，就是，我原来是从美院附中考的电影学院，然后，但我那些画家的朋友们、艺术家朋友们，他创作出发点，他就是我要表达自己，别人懂不懂没关系，就是反正我是个艺术家嘛，就是从你想表达自己那一天开始，你就可以是一个艺术家，别人懂不懂，那就就是好像不重要，但是就是当然我做影视以后呢，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又拍广告，我觉得我的创作出发点就是得大家都能懂。

梁文道：大家都得乐。

肖央：对，大家都得触动，我觉得才有意义这创作，要不然你兴师动众、花钱、又那么惨，拍那么一个东西，就是所有它得，最好是有共鸣的东西。

梁文道：但这个我觉得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讲，像，像你这么想的人啊成千上万，全部的现在所有的电影，拍电影的人都想的是，我是希望能触动大家，所有做娱乐节目的都想这么做，所有做流行歌曲也都想这么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所有人都做得到，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今天呢因为很多人相信大数据，就觉得我们依据所有的数据能够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模型。

肖央：我完全不相信。

梁文道：比如说，对吧，像《圆桌派》，像窦文涛可能就看意见怎么样，然后数据怎么样，然后从这里面决定，观众口味在哪里，这是一路子，也有一路子就是你刚才讲的，就完全不相信，我就这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极端，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就是乔布斯嘛，他做的很多决定在当年都是违反，如果真的有凭数据那就全完蛋，你这个苹果完全封闭的一个平台，你连一个手指都接不上，那这个U盘都接不上这东西能使吗，对不对，但他都不管，他就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但问题是很多人都想像他这样但做不到，就是你怎么去抓那个市场触觉，你比如说，我觉得《小苹果》就很奇葩，坦白讲，比如说。

窦文涛：你觉得《小苹果》为什么这么火？

肖央：我其实《小苹果》，我们那创作初衷特简单，就是不是大家不都去KTV嘛，去KTV就是你看就唱那中国流行歌曲，一般都是特惨，我怎么爱你啊，死了都要爱啊，我怎么失恋了呀，或者就是一些老歌。

梁文道：哭天抢地的。

肖央：我觉得就怎么没有一个就是特别轻松的。

梁文道：乐乐。

肖央：就是今天，因为你看就是尤其在KTV，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局面，比如大家刚去的时候，谁也不好意思先唱歌，对，喝会儿聊会儿，大家在后半场大家都上来了，我说有没有一种就是这种，一上来就我就是一傻逼，我就是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有没有那么一种歌，就让大家就是暂时能抛弃自己，在生活中那些社会中的位置，生活中的负担，我今天就是二一回，我就，我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出发点，当时，能不能做这么一个东西。

窦文涛：这个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要不说我瞎跑题，我突然一听你这个，我想起人有的时候会不会，希望自己就是傻一点儿， 你比方说，我们过去老说，说找女朋友对吧，你为什么不找红颜知己呢，同样文化程度对吧，这大家可以交流，谈谈哲学，谈谈文学对吧，为什么不，我有的男朋友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就爱找一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甚至可以说不读什么书的一个女孩子，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要跟这个知识女性在一起啊，我有时候觉得脑子累，他说我就希望有时候回家傻一点，我就跟一傻叉似的，满地打滚，撒娇也行，就跟一小孩就是满地四脚朝天。

肖央：是，他有这个，我觉得人其实是有那种当小孩儿的愿望。

窦文涛：但是你觉得这个，你脑子里有品位啊，格调啊这些概念吗？

肖央：也当然也还是有的。

窦文涛：比方说你对广场神曲这事儿，你是怎么看？

肖央：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亲历者，我知道这《小苹果》。

窦文涛：广场上过来的。

肖央：不是，《小苹果》到底这首歌它是从什么，哪儿火起来的，《小苹果》其实最开始在，除了优酷以外，它在A站、B站上火起来的，就是最开始喜欢《小苹果》。

窦文涛：年轻人。

肖央：没有大范围火之前，全都是年轻人喜欢，就是因为那个MV拍的就是很二次元，所以就是很多，那时候它没有变成一个超主流文化的时候。

梁文道：他觉得挺好笑、非常好玩。

肖央：对，他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最后后来火在广场上的时候，是我觉得是火透了这东西，就是一个是当一首歌或者一种文化你流行到，这个大马路上所有人都在做这件事，就最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最朴实的人都会去喜欢它，我觉得证明它是火透了，我觉得它证明有一种共性。

梁文道：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小苹果》这首歌，OK，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小青年喜欢我能理解，但我觉得他们喜欢的重点不一定是歌，是那个MV。

肖央：嗯，对。

梁文道：因为那个MV对他们来讲太超越了，太好玩了，我觉得MV吸引他们。

窦文涛：你记得吗，马爷，你说。

梁文道：但是呢，等到上了广场的时候，就变成是歌吸引，为什么呢？

肖央：您说的很对。

梁文道：因为他那个歌整个节奏，整个编曲，其实是80年代的迪厅的歌，的风格，是吧，你是玩那个的吧，整个就是一个迪厅，迪厅风格的那个音乐。

马未都：文道没少去吧。

肖央：正好是您那个豆蔻年华的时候。

窦文涛：广场，夜总会胜利会师。

梁文道：对，所以广场上会跳舞的大妈是什么人，其实很多都在1980年代就跳点舞什么，那时候他们听的音乐，那时候刚刚那种西方流行音乐进来，因为你看广场舞的音乐组合是很有意思的，你去听它音乐组合，要不就红歌，要不就老的我们中国的歌，老歌，然后要是来点西方流行劲儿，有点迪厅感的， 那可能就是《小苹果》，但这个东西是在他们可接受范围内，也在他们的记忆范围内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你觉得？

肖央：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小孩也喜欢，就是婴儿也喜欢。

马未都：他主要那个，他喜欢是因为第一个是重复，不管什么曲子，大量地、频繁地重复，人很容易记住，再加上简单，对，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事成功，还是他的出发点，你看他出发点，就是他不把自己当艺术家想，先考虑对方的感受，就是我这个事是不是我能。

肖央：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马未都：对，我做一菜是让人吃，不是我做一菜，让我自个儿吃。

梁文道：表达自我。

马未都：是的，他这就跟我做博物馆一样，我做博物馆，我原来说过这话，我说我最初喜欢收藏的时候，全是我自个儿的乐趣，我突然有一天明白了，是观众的乐趣比我的乐趣重要，所以我就要找一些他的东西。

肖央：没错，没错。

马未都：我为什么在所有的博物馆里能活下来，能够良性活下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他的乐趣真的是很重要。

窦文涛：是，我现在在这个网络教育下，我觉得我自己都慢慢转化了，就因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到最后，还是要把自己全心全意地放在为人民服务当中，就是咱们这种人，一开头老是觉得自个儿想表达一什么，我弄一什么你们都不懂，对吧，可是到后来我就发现呢，其实你问我，我根本就不太喜欢出现在公共生活当中的人，你问我想对公众表达什么，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我跟有些人还不一样，我不想表达什么，那其实这反过来就变成，我很想服务你们，只是我闹不太清，你们到底喜欢什么，你们能告诉我，我愿意全心全意，因为我无所谓，你问我想说什么，我说什么都行。

梁文道：就是奉献自己。

窦文涛：对，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挺有意思，现在的这种观念，你比如说有个大张伟，对吧。

肖央：前天还见着他。

窦文涛：你跟他挺熟是吧。

肖央：还行。

窦文涛：我刚开始还以为呢，就是现在整天在综艺节目上，段子手讲段子，后来我发现他是那个花儿乐队的那个主唱。

肖央：当年的花儿乐队，“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那时候，“在两点半消失”。

窦文涛：一开始呢也想搞挺自己想搞的音乐，我觉得倒后来呢，他也就算彻底了，他就后来就是说，嘻唰唰嘻唰唰，嘻唰唰嘻唰唰，后来你看他有一个观点，他说你看北京，马爷他是北京人，他说这跟我出身有关，就是说我生在南城的，你过去你北京大院儿里的人，你们嫁人都不会嫁我们南城的， 他说我们南城也有自个儿的范儿，我们南城不嫁三环以外的。

众人：哈哈哈哈。

窦文涛：他就是说，我就是这个就是说我父亲，我是听他讲挺感人，他说你看我父母亲，每天8小时工作完了， 回家就和面，揉面，晚上10点出去摊煎饼，到凌晨三四点，他说我爹捧着一脸盆鸡蛋，呱嗒，摔一个大马趴，腿都摔折了，鸡蛋纹丝儿没动，就捧着，为了什么呢，为了钱给他买这个音乐乐器，就买，他是说，那我就是这个里边出来的人。

肖央：就这个阶层的人。

窦文涛：对，他们就爱听这个，而且我就发现他这种用户意识，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挺刻苦的。

肖央：对的， 其实是用户意识。

窦文涛：他说他听了几个GB的，就所有全世界的，网络排行榜最，人们最大爱听的歌是什么歌，他说，我琢磨出来这玩意儿，比如说，他说，我琢磨出来一个东西叫，“倍儿靓”还是“倍儿爽”，那他的音乐的朋友跟他说，说我听不见音乐声，然后但是他来一句挺各的，他说，但你能听见钱声，这就是说他有一个，他指出，我认为就是这你甭看大张伟，他说，中国就是城镇化，爱听的歌就是要城镇化，所以你就是城镇化的人们他们听什么翩翩起舞，他们爽。

马未都：其实这个我觉得像他这种底层意识，是一个今天社会的所谓的大数据意识，大数据是一个底层意识，把所有的数据都搞上来，大数据，你比如，我们画家经常受所谓的大数据，他只不过没人给他，是什么数据呢，是这些买家，买家说你这个画不错，就是尺寸小点，你没看见现在画家的画，画的都超大（梁文道：对），他为什么画大呢，他是因为市场有这个需求，逼着画家画大。

梁文道：厅堂馆所。

马未都：可是你看见世界那名画，中国人第一反应是，他这画怎么这么小，《蒙娜丽莎》才这么点儿。

肖央：它画册上看着不觉得这么小。

马未都：对啊，他会觉得应该很大，这就是所谓市场来左右你，那我觉得有市场意识很难得，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年轻还有，我们就没受过这个训练，我很长时间才想明白，就你丫自个儿那点破事儿， 根本就不重要。

肖央：对，就是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别要时刻警惕的，自己别夹带太多私货。

马未都：老觉得自个儿牛，

肖央：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原来我就看李安的，我忘了看哪篇文章就是，他大概有一个理论就是，其实那个，这个艺术品就是已经在那儿了，浑然天成，你是去要，你要特别安静地，你要让自己处于一种很有智慧的状态，去看见它、摸到它，而不是把自己尽量都掏出来，你自己掏出来那是一魔性（窦文涛：对），就是那个是，那个不是说，那个浑然天成的那个东西，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那是雅俗共赏，但是你是自己的东西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窦文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看，你比如像现在，像什么这个《小苹果》和《嘻唰唰》，你像这个我就说这个大张伟，那天我看他采访，他还说，他说我觉得最好的广场神曲就是什么呢，当年尹相杰和于文华唱。

肖央：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

窦文涛：对，他说魔音穿耳，但是文道你说好像某些这个文艺层面的人，又会觉得呢，如果到处都是充斥着这个，就是说这东西算俗吗？

马未都：就是俗啊。

梁文道：它就是俗，但那又怎么样呢。

肖央：对，我觉得俗是历史的主流吧，我觉得是。

梁文道：没有，在我看来不是问题，就是我顶多会说，我自己不太听这种歌，这可能不是我的趣味，但是没关系，就是人家听碍着你什么事，人家都爱听，那有什么不好，那趣味就是有不同，但只不过问题就在于，因为坦白讲你再雅的人，其实他有时候也还是要在想观众、在想听众，只是他想的范围不一样。

马未都：雅的人不想。

梁文道：不一定，不一定，有的时候也会想的，比如说很明显，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音乐来讲，今天最严肃的那种学院派音乐，那种音乐会，不会有两百人以上的人去听，但是你听得出来那些作曲者，他在想着听众，他在想，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他写一些曲子，他在玩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构上面的东西，你看得出来他是在，在开一个玩笑，有时候，他玩一个很学术的一个玩笑，那个学术玩笑是对之前的一些作曲家的玩笑，OK，问题来了，你玩这个干嘛呢，就是你假设你的听众跟你一样，是听过那些东西，很熟悉那些东西，对他们而言（肖央：跟不上），听就有效果了，对吧，所以你看很雅的人，其实他也是有预设的，读着跟观众的。

窦文涛：就分众嘛。

梁文道：他是分众的，但只不过那群人很少，可能就两三百，那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我现在好奇的就是，我觉得你对我而言，雅不是太难有时候，因为你为几百人、几千人去做一个事情，不是太难。

窦文涛：俗难。

梁文道：对，你如果说像你，所以我刚才就问嘛，就是说你今天大家都讲大数据，是用数字模型来决定，我投资什么样的电影，做一首什么样的曲子，最能够受欢迎，最能够大卖钱，但是你刚才说你不相信这个，你不相信这个那你相信什么。

肖央：我现在接着您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想说什么来着，我觉得这个就跟做人一样，就是你要让几个好朋友喜欢你，你就做自己吧，做自己很容易的，就是你总会，秦桧还有三朋俩好的呢对吧，但是你要让这个所有人都喜欢你，你得多克制，你得多道德模范的，就是有一句话叫，你想做多大大哥，你得爱多少人，就是其实那个是最难的，我觉得，就是你要让你的作品也好，你的产品也好，或者你的人也好，要让最更广泛的人喜欢我，我觉得其实很难的。

马未都：他这个作品是这样，作品你大数据是一个判断，还有一个主观判断，其实它有规律可循，你比如像《小苹果》这种，它完全有规律可循，你今天可以说，你看凡是流行曲，我们先说就限定于歌曲，流行曲，咱们先别说施特劳斯那个，就是说这个流行曲，从民国开始，就是有这事开始，它必须具备一个因素，就是潜在的跟性有关，你看。

窦文涛：那还是跟情有关。

马未都：先别说情，情又高了。

窦文涛：一竿子扎到底。

马未都：你比如说《何日君再来》，这是这个国统区的歌，咱们《小二黑结婚》，是这个什么。

窦文涛：《解放区的天》，它也得跟着结婚这事干，然后呢你看这个《小苹果》这样的，《小苹果》跟你刚才说的，跟安“妹妹坐船头”，它们是一路子，你是我的小苹果，跟我坐你那船头上，没啥区别，它内在的东西是一样的。

窦文涛：我就跟你说这调调也是不是，也有一点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是不是有点。

马未都：它首先这种潜在的，这个男女之情的东西是打动双方的，你比如说那妹妹坐船头，和哥哥前头走，这个这是男女双方都可以站在自己角度去理解这件事，那《小苹果》也是，你是我的小苹果，这是双方的事。

肖央：那这个《纤夫的爱》的性意识比《小苹果》强多了，厉害的多了，你看还纤绳上荡悠悠呢，它还，对吧。

马未都：但它都要有这一点意识，你单独的，单向的，肯定是不行的。

窦文涛：当时你这个《小苹果》这灵感是从哪儿触发的，怎么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蹦出来的。

马未都：这个就是生活中，它是作曲。

肖央：就是，作词作曲是老王写的，王太利，我那个搭档，然后是确实我们在，我们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做这么一首歌， 然后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一话剧，然后话剧里然后有一个角色，叫小苹果，还是叫什么小橘子来着，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要做一首歌叫《小苹果》，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我觉得好啊，挺好的，每家都有小苹果，然后就是好像，好多人的孩子也叫小苹果，就是它挺可爱的， 就是你可以把小苹果想象成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呀，然后我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梁文道：你心爱的东西，对，一个人。

肖央：对，它这个很积极的那么一个感觉，其实那种情绪吧，就是说有时候人，没什么就爱嚷嚷什么，就是因为《小苹果》它特备积极嘛，你要唱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积极。

窦文涛：倍儿爽。

肖央：对，你为什么就会觉得特爽，你生活中可能缺一些积极的情绪，你可能对很多事情比较悲观，比较消极、比较抑郁，当然这个歌本身它跟这个社会没关系，它会给你带来一些这样的情感，我觉得它是这种产品自己的比较珍贵的一个功能。

窦文涛；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有生活跟没生活大不一样，就是你看我记得，说这个曲高和寡这事，我想起是胡兰成吧，好像是胡兰成说的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啊，这个英雄美人，不是他自己要当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想去迎合世俗，只是偏偏迎合不上，就是他是说的是另一类少数人，但是我就觉得，你像这个我看这个《老男孩》，为什么就是能够感到很多人呢， 我就觉得这个里面你们的很多生活，比如说就讲你一点这个丑史，考中学一次也没考上，两次才考上是吧。

肖央：对，我其实考三次，我考美院附中，我上美院附中高一的时候，我高中同学都快上大学了。

窦文涛：你算不算“北漂”，就是“京漂”。

肖央：我肯定算啊。

窦文涛：漂了几年？

肖央：我是16岁来的北京，我一来就是个“北漂”，等于一来的时候，我就上美院附中考前班，考前班的时候，就没有正式的学校收你，后来考了一年考上了，然后又上了电影学院，电影学院毕业那一天起，正式成为“北漂”

窦文涛：什么叫“北漂”？“北漂”指的是生活在那个贫困线。

肖央：我觉得就是，你没有身份吧。

梁文道：你没有身份，你又不是学生了。

肖央：对，你又不是学生了。

梁文道：你过去是学生。

马未都：只能自食其力。

肖央：对，没有学生，不是学生，没有工作，然后也不挣什么钱，然后跟一些毕了业的同学挤在。

梁文道：搞点事。

肖央：对，然后挤在一个出租屋里边，看有什么机会，然后当时就是，先去北漂，当然就是对每一份找你的工作都超级认真，就这事靠不靠谱也没关系， 你让我想一广告创意，你让我写一个小短片剧本，我都非常非常认真对你，你让我画点儿分镜头，都可认真了，见面跟人开会的时候，今天有一什么工作找你，都要把那个最板正的衬衫拿出来，都是然后把自己捯饬得看起来好像，比较体面的有尊严的样子，然后不像一个“北漂”的样子，然后去弄这种外型和心态去面对工作。

窦文涛；但是当时的心情是挫折，是经常失望。

肖央：那段时间是挫折的，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来上了两学校，都是好学校嘛，就是在承德来讲，你能考上美院附中，每年招40人去。

梁文道：那很不容易了。

肖央：然后上了电影学院，又上电影学院，就是就觉得未来一定成才了，就上学，恨不得上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肯定以后成才了，然后结果你一毕业，就是那个社会现实，像一堵墙一样“咣”。

马未都：学什么专业的。

肖央：我是广告导演，美术系。

马未都：你们那时候，不应该出来就失业，觉得好像干不完的活儿，给人感觉。

肖央：我大四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感觉，因为大四的时候，我拍的第一支广告，当时就拍了一个西服广告，当时还拍胶片呢，拍王刚，我当时挣了几万块钱，我当时发我这个活儿的客户是王太利，当时我们就那么认识的。

窦文涛：你那时候想到会红吗？

肖央：那没有，完全没有。

窦文涛：你觉得你是怎么就红，怎么红的？

肖央：怎么红的，我觉得。

马未都：你第一个觉得自己红了的感觉，是什么时候，这很重要，就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窦文涛：某一天意识到，哎呦，火了。

肖央：我觉得就是《老男孩》，其实《老男孩》之前，还有一个《男艺伎回忆录》，《男艺伎回忆录》的时候，就开始小范围的就开始有人喜欢你，就是当时互联网，上网的人没那么多，网络视频也没有那么发达，但是得了好多奖，开始有人认识你了，到一些聚会里，你原来是拍那个的，但是走马路上还没有人认识，但是那时候。

窦文涛：读，我这么问你这问题，就是比如说说白了，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网上要问个问题，我就发现很多京漂也好、或者在北上广的浪迹的这个人，他都是当年跟你一样，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怎么能够成功我好像这是他们，特别主要的一个焦虑，因为成功不了，感觉一天天在北上广混不下去了就。

肖央：对，没错。

窦文涛：所以我假如他们这个问题问你，就是因为你成功了，他问你有什么招儿教给我吗，我该怎么办呢？

肖央：我觉得就是没什么招儿，我觉得就是认真一点儿吧，认真专注点儿，就只能是这些。

梁文道：如果这样你觉得这是跟运气相关吗，因为坦白讲认真的人也相当多。

窦文涛：对啊。

肖央：我觉得是有，运气有关，因为你，就是每个人的那个天分不一样，你天分其实就是一个运气，你的天分刚好，你做了跟你天分相关的职业，这就是个运气，就是如果你反正你就是最好的，就是你既有这个天分，还能下点儿笨功夫，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马未都：对，我同意他那个观点，我一直说人5的天分，至少，至低占两成，这两成是你别去争，你争不来，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你顺了就是他说的这顺了，你就是这两成占上了，那么一般人，一般人按照今天的教育体系，都能走到六成，大学毕业干什么60%，剩下的20%是你的认真和努力，如果你的认真努力，加上你恰恰有一天赋，天赋你20%你没有，有10%也行，这就凑90分，你就成了，你这个努力，如果你这个努力不来，你就光有这天分，天分又显露不出来，剩10%，加上60 70分基本你还在底下混着，这每往上去升10%，绝对跟认真这个事，我同意他说的认真，这个所有成功的人，我认识的人多了，就各种成功人士，没有一个人缺这一条，做事要不认真，你肯定不行。

窦文涛：但是要不说我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我就想这个事。

马未都：你也很认真。

窦文涛：你成功的，对，比如说你成功的，他筷子兄弟只有两个是吧，他只有两个，我是觉得那大多数人，他的心情往哪儿安放？

马未都：那当然，也不要指望，他标准太高（窦文涛：你比如说）他这个成功他太高的标准。

梁文道：大多数人我告诉你心里怎么安放，大多数的心里想的可能就是指望他，像他一样，因为你要知道（窦文涛：那是不可能的呀），他的故事之所以，他们的故事之所以大家喜欢听、喜欢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阶梯差距有多大，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含着金钥匙出生，我们都知道有多少人，我们刚刚讲奋斗，需要认真要努力，这些事在家今天，我们成功的三四十岁，三十岁以下这圈人里面，在那些成功阶层里面，大部分人可能是不需要这些东西，他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奋斗过，他爸爸奋斗过，他妈奋斗过，他用不着奋斗，那么因此当其他人数上比这些成功人士多得多的人，挤在北上广，苦苦挣扎找机会的时候，你说他指望什么，他就指望这样啊。

窦文涛：但是你看你说这个，你讲。

肖央：没事，我觉得又想到一条，除了认真以外，就是你还得想想你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个你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能给最少你能给周围的人，最大的你能给这个时代的人，你能带来点什么有用的，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

窦文涛：送外卖的小哥也是想着，我能帮你送个饭，但是难道我一辈子都要这样吗？

肖央：就是。

马未都：我认为一辈子能把这饭送好也不错。

肖央：就是起码你能做成一个外卖。

马未都：我跟你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佳士得门口有一老头儿，拉门儿的，没有学历，当年十几岁应聘就去了，去了就是拉门，拉门儿呢就好好拉门儿，拉门儿这事听着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几十年以来进佳士得公司拍卖的人，牛逼的、不牛逼的，前牛逼、后不牛逼的，装牛逼的，什么人都见过，所有人都记得住，最后呢到他晚年的时候，就是，不是晚年，就是到他快退休的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认识所有的客人，这客人怎么回事儿他都知道，然后佳士得呢，佳士得就说，我们比如欧洲有一场拍卖，他是在纽约，欧洲有一场拍卖，说你得去，他说我去不了了，为什么去不了呢？说我太太在家，说你太太一块儿去，头等舱，因为你对这个，你在这个酒会上比谁都重要，因为有的大老板来了都互相不认得，你很尴尬，就他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儿，买过什么，什么什么都知道，就全记在脑子里，跟那电脑一样，所以所有的重要的场所，都要让他出席对吧，他就是一个从头拉到尾。

肖央：是的，我觉得他就是，而且他得不停的这么想，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能给人送饭，比如说我现在能给人拉门，说我还能为这公司做点什么，我能够记住大家（马未都：对），就是我还能为大家做点什么，就是他得不断的去这么想。

窦文涛：你就是这样的。

肖央：我争取这样吧。

马未都：我告诉你他结尾有多重要啊，他拉门儿，拉了40年拉满退休，退休，佳士得说这人退休了，好，我们举行盛大酒会欢送退休，退休的时候公司宣布以公司副总裁身份退休，这牛逼吧。

窦文涛：这牛逼，真励志这个故事。

马未都：这太励志了，这辈子。

窦文涛：这辈子这比筷子兄弟还励志。

肖央：今儿应该找他来，今天。

梁文道：一说这个就让我想起来

马未都：人家对这个成功的判定和社会对成功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不能鼓励，他这个除了他的奋斗以外，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且他这个成功的标杆太高，如果我们天天在电视里说这事，那把他们大家全害了。

窦文涛：对，但是你看你像你讲的是正能量的对吧，但是我注意到你很多引起共鸣的，比如说那个片尾的这个歌词，就是讲这个时间是把无情的刀，说这个青春呢，还没绽放就已经枯萎，实际上就包括你们讲的，就是最惨的就是最尴尬的就是同学聚会，多年以后的这种同学聚会（肖央：身份的高低），阶级固化，这一方面你是不是有体验？

肖央：我肯定有体验，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我的人生就像穿越了一样，就像我现在三十几岁了，我小时候我还经过过这种国企，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那种大国企里边，大国企当然很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就是那时候，那时候就是国企的工人的那种心态和周边那些城镇居民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就是自给自足的那一个环境里，就是很骄傲的他们都，而且如果谁家要是一个领导的孩子，那跟我们一起玩，那哥们儿是谁副厂长儿子，厂长儿子。

窦文涛：他有他的制式观念。

肖央：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去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整个时代就都变了，那厂子都黄了，都已经卖给个人了，然后所谓厂长孩子，他还住在当年最好那个楼里，已经破烂不堪了，然后他还带着过去那个，就是那个小时候养成那个尊严，就带着对今天那个社会的那种不能接受，那种拧巴，就是他，我就一直想拍这么一个电影，就是我想讲一个就是时代变迁，就是给人就是带来的那种特别让人唏嘘那种变化。

窦文涛：那我想知道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基层混的时候，在底层混的时候，和到今天，你觉得今天你快乐的程度比那个时候多多了吗？就心情就咱讲平常一个人的心情。

肖央：我想想。

窦文涛：你觉得你更快乐更幸福了吗？

肖央：我其实觉得差不多

窦文涛：就是每天快乐和烦恼的时间，其实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肖央：对，差不多，我觉得它是一个生理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你的快乐情绪和你的这种沮丧的情绪，或者你的负面情绪积极那个比例，他是个生理的事儿，你怎么都会有这样，你就是你过得再好。天天。

马未都：钱越多事越多。

肖央：对，你一会儿你还是会沮丧，你一会儿你还是会，他，就是他，人不可能老是嗨着，就是老是这样，他不可能老是保持这个状态。

窦文涛：那你认同这个成功的标准吗？

肖央：我觉得这“成功”这俩字本身就有点伪命题，我觉得，（窦文涛：怎么说？），怎么叫成功，我觉得。

窦文涛：你就很成功。

肖央：就是你看就是你要非说我成功，我就心里“噌”一下子，我就有一种好像就有一种那种压力感，就是因为我自己并不觉得我自己成功，因为我觉得成功不能仅仅从今天的社会，或者你有点钱了，或者你能生活稳定了，大家认识你了就是一种成功，就是它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更珍贵的问题，就是我觉得那成功标准应该在那儿，就是……，我一下子说。

窦文涛：是，就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肖央：他是一个很深的话题），这套功名利禄，我就觉得心情怎么安放，第一这个最低生活水平，我现在觉得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贵国，你生活在这个北上广这个大城市，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平，就是太惨了，就像你们那个时候住在出租屋里的这种，你要是能够最低的，咱们生活水平差不多，你看他们说那个美国那个小孩，老师们问这个小女孩，他说你喜欢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啊，她的回答，小女孩她可能是幽默感或者好玩什么的，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他是开什么车的，他是有没有钱，但是你又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就觉得，要不说现在他美国奥巴马，不是他们在闹什么，就是你看上去大部分人生活是差不多，开着差不多的车，都能去，比如说都能去滑雪，打高尔夫对他们来说不是个贵族运动，如果大家都能基本这样了，那剩下的，我去追求我个人的一个爱好，我不成名不成家没有关系，我所谓的这是真的实现自我，可能你觉得这东西

梁文道：美国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俗的一个例子了。

肖央：对，美国是算是功利国家。

梁文道：对，算功利了比起欧洲那些，或者现在日本也是很不功利了，老一辈人，我觉得中国要求很简单，这个所谓中国梦并不是说大家都发财或者怎么样，而是最低层次的人都能够有一个起码的有点尊严的生活，就已经很好了。

马未都：但是你这个起码得有点尊严，这个比如（肖央：他怎么叫有尊严），第一我觉得看病，看病现在不用说底层人，包括我去也没啥尊严。

窦文涛：马爷都没尊严。

梁文道：我们谁都没尊严，我们去了医院。

马未都：对，迫不得已先找熟人，找熟人，这护士拎着我这个，拎着我不能撒手，这走廊里全是人，把我拎进屋，我就听后面喊我们都排一星期了，我都不好意思再出来，你想想，我也想人家挺不容易在这儿排着队，然后我们给领进去呢，我要不领进去，我这一辈子也排不成这队，说宁肯死了我也不排这队，但是我进去以后我出不来，因为我要面对所有的这些人，人家可不管你，你越被人认出来越倒霉，你知道吧，不认出来人家不知道你什么事，所以就很尴尬，这时候哪来的尊严呢，没有尊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根本就解决不了。

窦文涛：那肖央你觉得，当年比如说你在这个比较底层努力点的时候，你想到过有没有尊严这件事吗？

肖央：我当然我马上第一目标，就是要在这个城市里有尊严的活下去。

窦文涛：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叫没尊严呢你觉得，哪些让你感觉到没尊严呢？

肖央：首先你最起码你要是，你要有一份工作，就很现实的，你忙什么呢，毕业了，我写剧本呢，写剧本基本就是你没工作，在家待着呢，他写剧本，他写剧本，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得有份工作，然后你起码得赚点钱，这都是我们的，我觉得就是很真实的一个标准在当时，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大家说，谁开什么车呀，谁住什么房子呀？这些都变成了一个比较的一个标准，都很现实，就是你起码像我，毕业都25才毕业大学，我起码快30岁的时候，我争取能不能在北京买套房子，而房价涨的那么贵，就我别我，我是不希望，当时是不希望自己好像能租一辈子房子、或者是你能你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了，16岁就出来，你现在再回承德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开一辆稍微像样一点儿的车呀，就是要让别人问你在北京干什么呢，说你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儿事业，就是当时认为其实这是有尊严，这是最起码的一种。

梁文道：其实你说的这个尊严，后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看事的方法的问题、目光的问题，你比如说只有在中国今天，我们才那么势利的去看（肖央：没错），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写剧本这个状态，其实我在很多国家都遇到过一些年轻人写剧本，但是他们没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

马未都：因为他衣食这俩问题先解决了。

梁文道：没有，他们的衣食问题（马未都：那还没解决了），不，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租房子，只有中国人这么在乎买房子嘛，比如说你说德国、意大利那些，60%的人都不买房子，都是租，全民都租，所以这也是全民都租，这没什么问题。

肖央：起码当时我想别合租了吧。

梁文道：大家也不觉得那是个问题，没有人说你房子租的，然后就瞧不起，不跟你谈恋爱，你没车，哦，我们不会看不起你，然后我们也不会因为你开什么车来判断，我不是说人家都是圣人，而是说相较起来全世界的人都势利，都有这种眼光，但是中国尤其厉害，是尤其厉害。

窦文涛：我明白了，这个《老男孩》为什么看哭了，他是因为这个势利眼的社会里，那种没有尊严的苦，然后《小苹果》为什么火了，就是咱们只有苦中作乐了，可以把。

肖央：真是，有点想开了的感觉。

窦文涛：好，来，谢谢谢谢，好，到点儿了。

（观看电影《老男孩》片段）

END